

殷周金文卜辭所見夷方西北地理考*

饒宗頤

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

殷周地理夷方的方位討論，向來是學界研究商代政治疆域關注的重要課題。往歲余曾在《甲骨文通檢》田獵分冊前言中論及人方，宜屬在西夷。由於近十年考古不斷發現，過去一直被稱之為「人方」以前大抵依《左傳》「紂克東夷而隕其身」一語，定為征東方之夷，李學勤現已改稱「夷方」，¹ 受到學界的認可，應該說是認識上的一大進步。對於殷末帝乙、帝辛時期征夷方位置與路線究竟在東土還是西土？研究古代地理之難，難在同名異地的紛繁交錯，加上歷史變革累次層化，一個地名可分化成若干點，造成各家說法不一。²

商代王室四周面臨無數眾多部族，對於商王室四裔而言，郊外周邊就是「夷」地，文獻稱「九夷」。《竹書紀年》曰：「后芬即位，三年，九夷來御，曰吠夷、於夷、方夷、黃夷、白夷、赤夷、玄夷、風夷、陽夷。」「吠夷」應指「西夷」，見於《孟子·離婁下》記：「文王生於岐周，卒於華郢，西夷之人也。」趙岐注：「岐周、畢郢，地名也。岐山下周之舊邑，近吠夷。吠夷在西，故曰西夷之人也。」趙說至確。又《墨子·非攻中》：「九夷之國莫不賓服。」《爾雅·釋地》：「九夷、八狄、七戎、六蠻，謂之四海。」《韓非子·說林》云：「周公旦……攻九夷而商蓋服矣。」³ 商代區域不僅有東夷，而且也有西夷、南夷、北夷，馯鐘：「南夷、東夷俱見廿又六邦。」（《集成》1.260）正如常璩《華陽國志·南中志》謂：「南中自昔夷、越之地。」直指南中地區為夷，如西漢人稱西南夷《孟子·離婁下》略云：「舜，東夷之人也；

* 本文蒙沈建華女士襄助整理，謹此致謝。

¹ 李學勤：〈重論夷方〉，載所著《走出疑古時代》（瀋陽：遼寧大學出版社，1997年），頁331-36。

² 陳夢家《殷墟卜辭綜述》（北京：科學出版社，1956年）曰：「卜辭所記『正人方』之役至於淮水而伐人方、林方，則此等邦方屬於淮夷之一，當無可疑。」（頁305）

³ 孫詒讓《墨子閒詁》云：「商蓋即商奄，則九夷亦即淮夷」。頤按：孫因受《書序》云「成王東伐淮夷，遂踐奄」的影響，推測九夷為淮夷，不確。而文獻「九夷之國，莫不賓服」之「九夷之國」，顯然指四海群夷來賓服朝貢。

文王，西夷之人也。」正是東夷、西夷對舉，可見夷不限於東夷。「夷方」乃是眾多蠻夷部族的泛稱，位於西北的戎羌部族，即文獻所載「敢距大邦」的「犬夷」、「昆夷」等。西北邊疆區域長期以來，戰事叛亂頻繁，始終是商周政治社會的主要矛盾，成為威脅王室的隱患。從金文卜辭以及《花東》卜辭新資料顯示，商王征伐夷方的所在位置應在黃河以西一帶，是符合當時記載的。

金文所見有關夷方地名考

利用殷周出土資料，研究商朝征伐各方國部族的方位關係，在群立諸國中，確立某一方國位置，便可推斷其他部族之間的相距位置，乃是目前研究商代歷史地理重要的途徑之一。這對於殷周金文卜辭商王征伐夷方路線的研究和確立，方法上同樣有著重要的意義和幫助。

(一) 小子罍毀

癸巳，𠄎商〔賞〕小子每貝十朋，在上魯，佳𠄎令伐尸〔夷〕方罍，賓貝，用乍文父丁樽彝，在十月四。癸。(《集成》10.4138)

此器銘文「上魯」地名⁴多見於晚期殷王遊獵區域卜辭，又稱「魯」，其地望一向不明，與「魯」地相鄰近有「盧」、「𠄎」等部族，其同版關係如下：

- (1) 己未【卜在】上魯【貞】：王往【來】亡【灾】。⁵
【辛】酉卜【在】□□貞：【王】涉河……于盧。(《合集》36893〔倒置〕)
- (2) 癸未……在𠄎貞……旬亡𠄎。
癸亥【卜在】魯【貞】：……旬亡𠄎。(《合集》36875)
- (3) 癸酉卜，在魯貞：王旬亡𠄎。
癸未卜，在𠄎貞：王旬亡𠄎。
癸巳卜，在古貞：王旬亡𠄎。(《合集》41770)

上述辭(1)「盧」即「盧方」，根據上魯至盧地的日程三日來看，盧方與上魯隔河相距不遠，據曹定雲對盧方地望考證認為：今甘肅平涼縣境都盧山一帶，應是殷時「盧

⁴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殷周金文集成釋文》(香港：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2001年)，第三卷，頁291。

⁵ 本文引文中魚尾號【】代表補字，方括號〔〕代表通假字或異體字。

方」之所在，處於周人西北面，和周比鄰。「盧」既稱「盧方」，而且封為「伯」，就不會是一隅之地。⁶

以先民人地同名地理承襲觀之，「盧方」以「盧水」得名。《水經注·河水三》引徐廣《晉紀》稱：「劉淵自離石，南移蒲子者也。闕駟曰：蒲城在西北，漢武帝置。其水南出，得黃盧水口，東出，歷蒲子城南，東北入谷，極溪便水之源也。」又見陸耀遹《金石續編》記有蒲城苻秦時華山鄭能進修鄧艾祠碑，云：「統和寧戎鄜城、洛川定陽五部，領屠各、上郡、夫〔膚〕施、黑羌、白羌、高涼、西羌、盧水、白盧、支胡、粟特、甘水，雜戶七千，夷類十二種。」⁷當時稱「盧」為「白盧」，就有「夷類十二種」由此可知史書習稱「盧水胡」即匈奴種的沮渠蒙遜，⁸歷來就是夷族雜居的要地，是融合匈奴、羌、小月氏諸族於一體的雜胡。

又《水經注·寇水》引《地理志》曰：「盧水出北平，疑為疏闊，闕駟、應劭之徒，鹹亦言是矣。余按：盧奴城內西北隅，有水淵而不流，南北一百步，東西百餘步，水色正黑，俗名曰黑水池。」今甘肅靈台之白草坡有黑河，1967年出土西周早期墓葬大量銅器和玉器三百餘件，其中就有「黑伯」銘文銅器，可見甘肅靈台西北一帶向來是殷周戰爭互動之地，婦好墓何以出土「盧方」玉戈，其中必有其歷史或氏族承襲的因緣。⁹

值得注意的是上述辭(2)、(3)辭例「𠄎」地和「𠄎」為同版，「𠄎」為方國地名，與西周甲骨地名字形同為一字，其地名「𠄎」又稱「𠄎夷」：

(4) 其于伐𠄎夷。(H11：232)¹⁰

「𠄎」字從害從夫聲，¹¹即「胡」字，扶風法門寺齊鎮1978年5月5日出土周厲王胡簋字作「𠄎」，與甲文相同。或簋曰：「戎于𠄎〔械〕林，博戎𠄎〔胡〕。」(《集成》8.4322)「𠄎林」余另有專文討論，其舊地當在今涇河以西扶風寶鷄一帶。¹²周人「戎𠄎」連稱，與西周甲骨「𠄎夷」屬為同稱，由此可證「戎𠄎」、「𠄎夷」即西北方的匈胡戎狄。1973

⁶ 曹定雲：《〈尚書·牧誓〉所載盧、彭地望考》，《中原文物》1995年第1期，頁23-33。

⁷ 陸耀遹：《金石續編》，清同治十三年(1874)毗陵陸氏雙白燕堂刻本，卷一，頁3019。

⁸ 其祖先曾任匈奴左沮渠，因而以官為姓。沮渠蒙遜(368-433)，臨松(今民樂南古)盧水胡人。

⁹ 婦好之「好」，應讀為「子」，子為殷本姓。卜辭有「子方」，「好」應是在「子方」之女，唐初《括地志》云：「故子城在渭州華城東北。」子城在今蘭州金城縣。見拙文〈殷代歷史地理三題〉，載《饒宗頤新出土文獻論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頁97。

¹⁰ 陳全方：《周原與周文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圖版摹本，頁76。

¹¹ 同上注，頁132。按陳全方認為是荊楚範圍小國，在汝陰即安徽阜陽，不確。

¹² 見拙作〈說淮與械林、雍——兼談殷周自西徂東〉(待刊)。

年陝西藍田縣草坪鄉草坪村出土𪚩叔信姬鼎；¹³ 1978年武功縣蘇坊鄉任北村出土𪚩叔𪚩姬簋，同出的還有楚簋、芮叔簋，¹⁴ 可證當時的「戎𪚩」作為戎狄分支雜居於陝西關中，在今陝西藍田涇水、渭水一帶。

《史記·匈奴列傳》：「匈奴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也，曰淳維。」即後來獫狁、熏粥、山戎之後。《詩·小雅·六月》：「獫狁匪茹，整居焦穫。侵鎬及方，至于涇陽。」獫狁沿太行而南，在今陝西周原扶風一帶，為近周京之地，由此觀之，戎簋「戎𪚩」國與卜辭「𪚩」地是相吻合的。《漢書·地理志》略云：「京兆尹，湖，故曰胡，武帝建元年更名湖。」《史記·范雎列傳》曰：「王稽辭魏去，過載范雎入秦，至湖。」《水經注·河水》曰：「河水又東逕湖縣故城北。」疑殷𪚩地在此，亦可能是《水經注·渭水》：「渭水又東逕雍縣南，雍水注之。水出雍山，東南流歷中罕溪，世謂之中罕水，亦曰冰井水。南流逕胡城東，俗名也。蓋秦惠公之故居所謂祈年宮也。」

上舉小子𪚩殷銘言「伐尸〔夷〕方𪚩」之「𪚩」字，為夷方伯私名，沈之瑜有文考證，謂此「尸方伯𪚩」，即小子𪚩貞中之「尸方𪚩」及上海博物館藏黃組卜辭有「尸〔夷〕方白𪚩」，¹⁵ 同屬一人，可互為印證，文曰：

(5) 比多侯畱伐尸方白……尸〔夷〕方白𪚩【率】。

(二) 小子𪚩貞

乙巳，子令〔命〕小子𪚩先以尸〔夷〕于𪚩。子光〔貺〕商〔賞〕𪚩貝二朋。子曰：貝佳〔唯〕蔑女〔汝〕曆。用乍母辛彝。才十月。月佳〔唯〕子曰：令望尸〔夷〕方𪚩。〔蓋〕：𪚩母辛（《集成》10.5417）

上述兩器均有「𪚩」之族徽，「𪚩」字丁山釋「冀」可從。¹⁶ 可知「小子𪚩」及「𪚩」等二人皆屬西羌戎「冀」之後裔。金文帶有「𪚩」族徽共百餘器，分佈甚廣，西起靈台白草坡、岐山、禮林、扶風莊白，迤東至山東長清各地，其族源當出自西北，但非河東之冀，而是秦人所伐邽冀戎之冀。《漢書·地理志》天水郡有冀（縣），「莽曰冀治」，仍沿冀戎舊名。《水經注·渭水》略云：「冀水出冀谷。……故天水郡治即隗囂稱西伯所居也。」《續漢書·郡國志》記載：漢陽郡（即天水郡）「冀」，《漢書·地理志》天水郡，冀（縣）莽曰冀治。秦史紀秦武公伐而縣之，《說文》作「驥」。¹⁷

¹³ 尚志儒：〈陝西藍田出土𪚩叔鼎〉，《文物》1976年第1期，頁94。

¹⁴ 盧連城、羅英杰：〈陝西武功縣出土楚簋諸器〉，《考古》1981年第2期，頁128-33。

¹⁵ 沈之瑜：〈介紹一片伐人方的卜辭〉，《考古》1974年第4期，頁263。

¹⁶ 于省吾（主編）：《甲骨文字詁林》（北京：中華書局，1996年），第一冊，頁286-87。

¹⁷ 拙文〈殷周史地叢考〉，載《饒宗頤新出土文獻論證》，頁86。

罍與鬲均官小子職。他器有「夆」，與「鬲」可能是一字而繁簡之別。1991年陝西岐山樊村出土亞邠銅罍可證。¹⁸二祀邠其貞及四祀邠其貞之「邠」當在秦境。二祀邠其貞云：「其兄〔既〕，殷于夆田。」（《集成》10.5412）其蓋族氏「亞獫狁」，疑即西周甲骨「莫伯」（H11：14）和卜辭地名「北莫」（《合集》28126）。¹⁹四祀邠其貞云：「宜在召大廳。」又云：「王在榆邠。」（《集成》10.5413）召地所在今岐山劉家，其器原召公祠出土，召公玉戈可以為證。如「鬲」與「夆」為一文，則「鬲」地必不能在東方，夷方「罍」之「夷」，亦不得為東夷甚明。

二祀邠其貞云：「王令邠，其兄〔既〕替，殷于夆田。」「殷」讀作「衣」，為動詞，李學勤釋圍獵，²⁰可證「夆田」在周原附近，是為其證。以「邠其兄〔既〕替」之「替」即屎、糞證之夆、徻、徻當與屎地相近。《華陽國志·蜀志》記：「周慎王五年秋，秦大夫張儀、司馬錯、都尉墨等從石牛道伐蜀，蜀王於霞萌拒之，敗績。王遯走至武陽，為秦軍所害，其副相及太子退至逢鄉，死于白鹿山。開明氏遂亡，凡王蜀十二世。」王有鵬說：「逢鄉，《彭縣志》言：『逢鄉，今崇德寺地……』。白鹿山，在今彭縣（成都北——略偏西——約130華里）。」²¹

以上文談夆、徻，見於殷卜辭亦作徻及徻，當為一字之異寫，不得以東方齊地之「逢伯」說之。考卜辭云：

- (6) 癸未卜，在貞：王旬亡猷。
癸亥卜，在樂貞：王旬亡猷。（《合集》36904）
- (7) 癸未王，在徻貞：旬亡猷。
癸巳王卜，在桑貞：旬亡猷。（《合集》36914）
- (8) 癸未卜，在徻貞：王旬亡猷。
癸巳卜，在八桑貞：王旬亡猷。（《合集》36916）

徻、徻為一字，全文又一繁形作鬲，增益囧旁，當與夆田為一地。地名桑，又作「八桑」；樂，即「櫟」，余考「樂」即秦地櫟陽。又疑樂地在平樂，係先秦古雍梁之地，隴蜀古道之一。「櫟陽」，地名，見於張家山竹簡《二年律令·秩律》簡文四四三：「櫟陽、長安、頻陽、臨晉、成都、□雒、雒陽、鄠、雲中、□□□□□、新豐、

¹⁸ 岐山縣博物館龐文龍、劉少敏：〈岐山縣北郭鄉樊村新出土青銅器文物〉，《文物》1992年第6期，頁72。

¹⁹ 沈建華：〈釋甲骨文中所見西周幾個重要地名〉，《考古與文物》1997年第4期，頁61-64。

²⁰ 李學勤：《殷代地理簡論》（北京：科學出版社，1959年），頁7。

²¹ 王有鵬：〈犍為巴蜀墓的發掘與蜀人的南遷〉，《考古》1984年第12期，頁1115。

槐里、睢、好畤、沛、合陽，……秩各千石……」，²²屬巴蜀縣道設置，便是一個有力的證明。²³1995年西安北郊相家巷村出土封泥二千枚，其中就有「櫟陽右工室丞」(142·144)；「櫟陽鄉印」(158·400)。²⁴漢武帝元鼎六年(前111)，在今平洛鎮設置武都郡平樂道，見《漢書·地理志》記：武都郡平樂道，平樂道下為沮。〈鄘閣頌〉稱「沮士民」，故城在今畧陽縣西，疑樂地在平樂。

(三) 小臣餘尊

丁巳，王省夔京，王易小臣餘夔貝。佳王來征尸〔夷〕方，佳王十祀又五，彡日。

銅器銘文「王省夔京」即殷王巡視「夔京」之時，以夔地之貝，錫給小臣餘，時逢商王征夷方之際。「夔京」，地名，疑即《左傳·僖公二十六年》的故事人物，因「夔子不祀祝融與鬻熊，楚人讓之」之「夔子」，《公羊傳》作「隗」。

(四) 作冊般甗銘

王𠄎〔俎〕尸〔夷〕方，無攸咸，王商〔賞〕乍冊般貝，用乍父己樽。霽。(《集成》3.944)

「俎」為動詞，有砍殺之意。李伯謙綜結諸家之說，從「咸」字斷句，讀「咸」字如《詩·魯頌·閟宮》「克咸厥功」，訓咸為同，甚是。由是否定一般解「夷方無攸」為尸〔夷〕方首長之說，而論斷無攸其人，乃佐王事受賞之臣。因此，無攸鼎器之附有「霽」字，應屬作器者「般」之族徽，非夷方某族之號。

作冊般甗器末署名曰「霽」，應指作冊者是「來」氏，與二祀邲其卣「霽」字上從二來，即卜辭之「𠄎」，為屎、齏之別構。²⁵卜辭云：「𠄎不其乎來。」(《合集》4444)《史記·殷本紀》：「殷後分封有來氏。」《佚周書·世俘解》有「侯來命伐靡，集于陳」。又「來」字地名或增口旁作𠄎，或加水旁，如下卜辭：

²² 張家山漢墓竹簡二四七號墓整理小組：《張家山漢墓竹簡(二四七號墓)》(北京：文物出版社，2001年)，頁193-202。

²³ 王子今、馬振智：《張家山漢簡〈二年律令·秩律〉所見巴蜀縣道設置》，《四川文物》2002年第5期。

²⁴ 王輝：《秦出土文獻編年》(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9年)，頁297，305。

²⁵ 拙文〈考「來」即「齏」說〉(待刊)。

(9) 乙酉卜在沓貞……王今夕亡猷。(《合集》36553)

(10) 庚戌，王卜在喪貞，今日步于澗，亡猷。(《合集》36501)

是器冊命般之臣即「來氏」，故著其名為「朿」。二祀邲其貞之「兄〔貺〕朿」，字從二來，當亦即「來」、「沓」之異形。「來」即「朿」，《漢書·地理志》朿縣屬右扶風。顏師古曰：「讀與邲同，音胎。」班固又曰：「后稷封于朿。」師古注：「朿讀與邲同，今武功故城是。」《詩·大雅·生民》：「即有邲家室。」《水經注·渭水》曰：「渭水又東逕朿縣故城南，舊邲城也，后稷之封邑矣，《詩》所謂即有邲家室也。城東北有姜嫄祠，城西南百步有稷祠。」²⁶

卜辭所見夷方所屬諸地考

卜辭中的方國名，往往省稱，如「邛方」又簡稱「邛」(《合集》26、27)。「夷方」也如此，武丁時期多省稱為「夷」，如：

(11) 貞：王令婦好，比侯告伐夷。(《合集》6480)

晚期多見於無名組，帝乙帝辛時期卜辭稱「夷方」，如：

(12) 侯告伐夷方。(《合集》33039)

上述卜辭(11)「比侯告伐夷」與(12)「侯告伐夷方」同指一事，由此可證「婦好比侯告」征「夷」當為「夷方」是商人的省稱無疑。「侯告」即「侯郃」。《左傳·成公十三年》：「焚我箕、郃。」箕與郃為二邑名，郃在今山西祁縣西。²⁷又見相同卜辭：

(13) 庚寅卜，方貞：今者〔載〕王其步伐夷。

辛卯卜，方貞：沚貳啟巴，王𠄎之比，五月。(《合集》6461正)

(14) 貞王從沚貳伐巴。

貞王𠄎夷征。(《合集》6475)

(15) 辛酉卜，爭貞：王從望乘伐下危。

貞王勿佳夷征。

王𠄎龍方伐。(《合集》6476)

²⁶ 參考齊思和：〈西周地理考〉，《燕京學報》第三十期(1941年6月)，頁70-71。

²⁷ 殷時諸器稱「告田」或「田告」多與卜辭同語，知告為侯爵，入周降而為子爵。其地周初為文王子封國，後為采邑。詳見拙文〈告田說〉附〈告田觥記〉，載饒宗頤：《固庵文錄》(瀋陽：遼寧教育出版社，2000年)，頁73-76。

「夷」與「下危」、「巴」、「龍方」地名分別出現於同版，這些諸國余有考證均屬西北夷，²⁸「龍方」內蒙古朱家溝遺址出土有殷周北方銅器。²⁹它辭有「羌龍」（《合集》6630-6633），由此可見龍地與羌混合稱呼，從地緣上說明龍方屬羌族系統，由此也可得知「下危」、「巴」與「龍方」相距不會太遠，必近羌。值得注意的是參與商王伐夷的婦好、望乘、沚貳武將，均屬西北或西南夷氏祖的後裔，卜辭「沚貳」，余釋實宜讀「沚氏」，³⁰蓋指居於沚地氏族，氏以白馬氏為主力。卜辭多見商王大舉伐邛方、土方，沚之地望與西北必與羌近。

（甲）雇：商王伐夷方行程從「雇」地開始：

（16）癸未王卜貞：旬亡隹。在九月。王征夷方在雇。（《合集》36485）

雇彝：

（17）癸亥卜，黃貞：王旬亡隹。在九月。征夷方在雇彝。（《合集》36487）

（18）癸未王卜貞：旬亡隹。在九月。王征夷方在雇。（《合集》36485）

（19）癸亥卜，黃貞：王旬亡隹。在九月。征夷方在雇彝。（《合集》36487）

自雇：

（20）己酉卜，行貞：王其步自勤於來……亡災。

辛丑卜，行貞：王步自𠄎於雇亡災。

癸卯卜，行貞：王步自雇於勤，亡災。在八月。在自雇卜。（《合集》24347）

「雇」，王國維以為即《春秋》莊公二十三年「盟扈」之扈，地在原武縣。³¹郭沫若則讀為《詩》「韋顧既伐」之顧。王應麟引《元和郡縣志》：「顧城在濮州范縣東二十八里，夏之顧國。」³²多年來學界一直持這種觀念，自《花東》卜辭資料公佈後，給我們提供了很多寶貴資料，一些長期孤證得不到解釋的問題，現在再次得到重新討論的機會。值得注意的是《合集》24347片與「雇」地相隔二日距離的𠄎地。𠄎地花東




²⁸ 饒宗頤：〈說沚與胃及沚貳——卜辭複合人名研究舉例〉，《故宮博物院院刊》2000年第6期，頁1-7。


²⁹ 烏恩：《殷至周初的北方青銅器》，《考古學報》1985年第2期，頁142。

³⁰ 饒宗頤：〈說沚與胃及沚貳〉，頁2。


³¹ 王國維：〈殷墟卜辭中所見地名考〉，《甲骨文文獻集成》第二十八冊《方國地理》（成都：四川大學出版社，2001年），頁43。

³² 郭沫若：《卜辭通纂》（北京：科學出版社，1983年修訂本），頁160。

卜辭作形，實為同字異體。為花東子族主要活動地之一，卜辭資料顯示相繼出現竟有二十多次，

(21) 2己酉卜：禦口在又伐？若，永。



8乙丑，乎弔〔系〕那〔召〕，若。（《花東》247）

「弔」《花東》作者釋為「系」，作動詞，引《合集》495片作「系羌」，「那」從刀從卩，即「召方」之「召」異體，晚期作「𠄎」。多見於武乙文丁時期，為商王主要敵國，《花東》237、275、449片卜辭記錄婦好曾隨伯或參與征伐「召方」活動。「召方」地望在今陝西眉縣，《括地志》中記邵亭在岐山西南十里，即《水經注》引《後漢書·郡國志》「郿縣有邵亭，謂此也。雍水又東南流，與杜水合」之邵亭。與「雍」地只有一日的距離（見同版《合集》36643），由此可知與「雇」地鄰近的、召、雍地，當在陝西西北一帶。

(乙) 舊邑：《類纂》夷方共收三十八條，其中地名可確知為夷方之邑者有三：曰舊、曰攸、曰危，錄其文如次：

(22) 辛未王卜，貞：旬【亡】𠄎。在十月又二。【王】征夷方，在舊。（《合集》36486）

(23) 王族其敦夷方邑舊，右左其。

弔，其〔申〕、舊于之，若。（《屯南》2064）

(24) 丙戌，伐夷方于箛。吉。（《英》2526）

(25) 甲辰卜，在𠄎牧，延徹，又……邑……在灋。弘吉。

(26) 癸酉卜，戌伐右牧、皐、徹。夷方戌，有灾。弘吉。（《屯南》2320）

舊與箛、牧三地或為伐尸（夷）方時之戌所，或指明是夷方之邑曰舊者：

(27) 丙子……【在】在攸【貞】今【夕亡】𠄎。

……在舊【貞】，【今】夕【亡】𠄎。（《合集》36606）

(28) 辛……【在】舊【貞：今】夕【亡】𠄎。（《合集》36607）

(29) ……在……今……王……舊……（《合集》36608）

上舉卜辭(27) 舊字與攸同版，地必毗鄰。舊地近羌，是夷方居西羌之境，如卜辭所見：

(30) 戊午王卜，在尅貞：田舊，往未亡灾。（《合集》37434）

(丙) 攸邑：「舊」在尅境，與「危」地相鄰，「危」即賓組地名「下危」省稱，眾所

周知「危」地，同屬西北地區，為武丁時期主要征伐部族之一，晚期黃組卜辭記商王在危，步於「攸」地田獵，如：

(31) 丙午卜，在攸貞，王其乎……征執胄人〔夷〕方（《合集》36492）

(32) 己巳王卜，在危貞，今日步於攸，亡灾。（《合集》36825）

上舉卜辭可證商王在危，步於攸地，可見攸地與危地近鄰決非東土，那麼在攸地對夷方征伐，乃實應指西夷，是為確證。

「攸」地卜辭多見，其有關方國人物多在西北，如「在攸田，戈其來告」（《合集》10989），當為菁華大版（《合集》584正甲）言：「來艱自西，微、戈口告曰」之「戈」人。有學者欲證為東土人方之屬國，竟以𪛗為攸之假借。³³核諸原片，殊多乖忤。余疑「攸」即「條戎」之「條」，當是同一地名，地實近於羌方。《後漢書·西羌傳》記宣王立四年，使秦仲伐戎，為戎所殺，後王伐條戎。「攸」之必在羌土，有下列諸堅證：

(33) 戊戌貞，右牧於𠄎，攸侯畱𪛗。

中牧于義，攸侯畱𪛗。（《合集》32982）

卜辭所示攸侯之鄙，包括「於義」、「於𠄎」，又見有卜辭：「禦羌方于義。」（《合集》41341）可見攸地似當在羌方境內。余考「義」即北夷之義渠，實指匈奴之一支，《後漢書·西羌傳》略云：「涇北有義渠之戎，秦惠公十四年，義渠侵秦至涇陰。」其說另詳。

結語

從殷周銅器和卜辭征夷方所經諸國，大致可知商王的活動範圍，除了在今河南之外，征伐的主要敵對國均在西北地區，而太行山以西的霍山、中條山之間黃土高原，是夏周的發源地，又是古代人物神話傳說中的發源地，新出土的楚簡不僅證明古代傳說的可靠性，同時也不同程度的混合了「戎狄」、「西夷」文化，³⁴西北戎羌地區向來是，如楚簡《訟城氏》所言「九邦叛之」的夷方。自商周以來，從未中斷

³³ 王恩田〈人方位置與征人方路線新證〉釋：「『𪛗』應屬𠄎字的繁文，其異體𠄎又與攸同屬喻母幽部，音同相通。」載《胡厚宣先生紀念文集》（北京：科學出版社，1998年），頁106。

³⁴ 饒宗頤：《詩與古史——從新出土楚簡玄鳥傳說與早期殷史》，載《饒宗頤新出土文獻論證》，頁3-26。

過與王室的戰爭，帝乙帝辛伐夷方，實際上就是繼武丁伐土方和邛方等諸國戰爭的延續，拙作武丁伐夷方考一文業已具論之。³⁵

2006年9月8日至9月23日

2006年11月15日再修訂

³⁵ 饒宗頤：〈古地辨二篇〉，《九州學林》三卷一期（2005年春季），頁8-17。

An Investigation of the Northwestern Geographical Location of the “Yifang” Barbarian Tribes Based on the Bronze and Oracle Inscriptions of the Yin and Zhou Periods

(A Summary)

Jao Tsung-i

A discussion on the geographical location of “Yifang” in the territory of the Yin and Zhou kingdoms has remained a very important topic in the study of the political geography of the Shang dynasty. The main contention is whether the location and routing of the campaign of Lord Yi and Lord Xin of the late Yin against Yifang were in the east or the west of the kingdom. As a result of cumulative historical changes when a geographical name can be splintered into a number of sub-names, historians over a long period of time have not been able to reach a consensus.

The Shang royal domain faced numerous tribes and communities on its four sides. According to the territorial divisions of the royal house, all those that lay in the surrounding suburbs were the lands of the Yi peoples. It was recorded in the *Zhushu jinian*: “After Houfen ascended the throne, for three years he was attended by nine Yi (barbarian) tribes, namely, the Quan Yi, Yu Yi, Fang Yi, Huang Yi, Bai Yi, Chi Yi, Xuan Yi, Feng Yi and Yang Yi.” In Shang’s territorial divisions, there were not only the Eastern Yi, Western Yi, but also the Northern Yi and Southern Yi. Employing the unearthed artifacts of the Yin-Zhou to study and identify the location of each of the various states and tribes which the Shang king had mounted his punitive campaigns, and then ascertain the distance between the location of each of these states and tribes seems to be one of the veritable means of studying the historical geography of the Shang dynasty. The same methodology should be applied to ascertain the route taken by the Shang king in his campaigns against Yifang as recorded in the oracle and bronze inscriptions of the Yin-Zhou in our study of this problem.

Yifang was a generic name for the numerous barbarian tribes and communities in Shang times. The Jiang and Rong tribes situated in the northwest of the Shang borderland had waged frequent rebellions; they posed a perennial threat to the Shang kingdom and were one of the main sources of the political and social instability of Shang-Zhou. As shown by the oracle and bronze inscriptions, the route taken by the Shang king against Yifang should be on the west side of the Yellow River. This is also in accord with the written records.